

3 If you're not in an existential crisis as a designer in Sustainable Design, you're not doing it right!

身为可持续设计师，若是没有陷入生存危机，那便是你的失职！

作者

乔安娜·伯纳特 (Joanna Boehnert)、艾玛·杜伯里 (Emma Dewberry) & 加拉斯·威尔森 (Garrath Wilson)

1

尽管过去五十年多年来人们一直在呼吁对生态问题采取行动，设计行业却尚未对日益恶化的气候问题和生态危机做出实质性的回应。而设计机构正在缓慢地做出回应，试图弥合当前的设计优先事项与那些促进地球可持续生活方式的设计之间的差距。设计师要如何推动积极的行动才能真正地改变现状？

关于设计可持续性的论述已逐渐发展并形成多样化。该领域最初专注于优化工业流程与实践，以提高资源效率，如“少花钱多办事”，如今已扩展到同一种更为广泛的方式，即设计理论和实践可以产生生态价值和促进社会公平。这段历史也见证了地球健康状况的急剧退化，气候变暖、海洋酸化、生物多样性的流失和灭绝等逾越地球生态红线的行为都证明了这一点。除了这些自然环境的影响之外，还有文化方面的恶化，即经济、健康、安全和栖息地匮乏的人群的失声。

2

在推动积极的可持续性战略和实践方面，设计教育和研究的职权被打破了。“可持续性”的定义就是很好的例子。事实证明，从有利于环境改良、生态服务逻辑和资源效率的回应，转变为通过核心生态和社会价值来揭示可持续性的话语和活动，是颇具挑战性的。

“可持续性”和“可持续”这两个术语的滥用，让新的知识和见解更加难以得到充分的验证，如无孔不入的“漂绿”行为、对技术修复的依赖和对复杂转型过程的过度简化。如今我们正面临着—场关键的生态转折。设计研究这一转变的关键在于，随着本世纪的发展，我们需要在过渡时期重新定义这一学科的范围，从生态的角度激发设计想象力和创造新的设计方法。

可持续转型的严苛方法和“漂绿”话语之间的区别是许多设计机构的争论之地。过时的优先事项、思想和结构需要被质疑，造成我们当前危机的思维和行动方式已不合时宜，而人们对生态参与的观点仍然缺乏认识。

在历史上，很多设计活动以渗透在许多产品、服务和系统中的线性资源吞吐量为前提；一切都象征着经济发展和进步，其中进步受到少数特权群体的重视。然而，我们如何创造新的生活方式——摆脱人与地球之间的榨取和剥削关系，如今成了刚需。

可持续性学者阐述了生态参与的本体论、认识论和伦理学。其中，关系性和生态学是新兴的概念。因此，我们描绘了一种全新的治理结构，其根本在于将幸福和安全视为一个集体问题。

3

气候变暖和生物多样性流失所带来的影响，将传统上“为工业而设计”这一观点从其既定的知识和实践中根除，并使我们得以探索如何设计出未来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尤其当人类关系在生态系统中已经发生转变和重构。

设计以其多个子学科为基础，必须通过生态学素养和能力进行转型，从战略上思考如何发展生成性关系。新的生态设计知识和实践必须与成熟的以及其他新兴的设计研究领域齐头并进，如行为改变、多元设计、社会福祉和全球健康。

知识体系和设计实践正在发生转变，为彻底的社会变革创造可能性。生态的、系统的跨学科知识是这一转型的基础。根据传统的智性思维，“环境”只是一种可利用和开发的资源。这种传统既不考虑环境（生物圈和其他物种），也不考虑特定人群的利益。这些假设同样渗透到“好”设计的传统概念中。这种设计往往忽略了生态和社会正义的红线。因此，标准、优先事项和实践必须全部转变为可行的未来生活方式，有些设计理论家如今将之称为“可持续性”。

4

可持续设计理念的关键是要挑战和扩展现有的设计知识和实践。我们可以在其他学科中看到这些变化。例如，在经济学中，我们看到人们日益关注这样的理念——从生态角度来定位交易行为，以确保生态的外部因素得到充分评估和所有人的需求均得到保护；并且关注如何定义和培养财富和幸福感的理念。

在紧急情况下，我们往往试图复原自己熟悉且经过考验的事物。然而，生态红线的破坏表明这并不可行。在设计研究、教育和实践中，那些不愿意实施实际且迫切的变革的人挪用可持续发展的议程是危险的。DRS可持续发展特别兴趣小组 (Sustainability Special Interest Group) 致力于关联和重建，在开发变革性的新叙事、材料和基础设施方面，强调创意和学术研究的重要性，以维持人类和非人类的共存。